

爱情宝石系列



双城

XIAI 怜心◎著 珠海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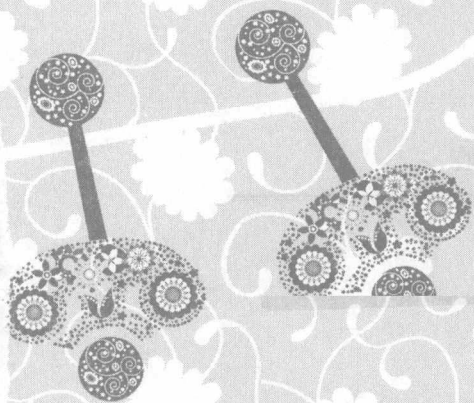
相思欲寄何从寄，画个圈儿替。
活在圈儿外，心在圈儿里，
单圈儿是我，双圈儿是你，你心中有我，我心中有你。
月缺了会圆，月圆了会缺。我密密加圈，你须密密知我意！
还有那说不尽的相思，将一路圈儿圈到底……

夏城

爱情宝石系列

玫瑰绿宝石

怜心◎著 珠海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夏妓 / 怜心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8. 7

(爱情宝石系列)

ISBN 978-7-80689-902-1

I. 夏… II. 怜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98720 号

爱情宝石系列·夏妓

©怜 心 著

责任编辑: 姜 蓓

特约编辑: 冉 苒

装帧设计: 棱角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
电 话: 0756-2639330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www.zhcbcs.net

E-mail: zhcbcs@zhcbcs.net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20.5 字数: 1718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89-902-1

本册定价: 23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

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·灵柩里出生·001
- 第二章·二少欧阳修·005
- 第三章·暗杀·010
- 第四章·风波·013
- 第五章·调侃·017
- 第六章·离开·021
- 第七章·如果不爱你·026
- 第八章·火车站相见·032
- 第九章·冤家碰头·038
- 第十章·月已残·045
- 第十一章·让我爱你·053
- 第十二章·缘来是你·059
- 第十三章·少爷白子承·066
- 第十四章·男人之间的对决·073
- 第十五章·不能讲的秘密·078
- 第十六章·我想疼你·086
- 第十七章·算计·091
- 第十八章·阴谋·096

contents

第十九章·我没有杀人·100

我二十章·我只爱你·106

第二十一章·如果没有我·114

第二十二章·游行示威·121

第二十三章·重逢·124

第二十四章·因果报应·131

第二十五章·生偕老，死同穴·136

第二十六章·恍如隔世·141

第二十七章·仇深似海·149

第二十八章·相思无语·156

第二十九章·唯泪千行·162

第三十章·失踪·170

第三十一章·逼婚·180

第三十二章·原来都在骗我·189

第三十三章·我不要嫁给你·194

第三十四章·为了你，我放弃权力·201

第三十五章·自杀风波·212

第三十六章·再次失踪·228

第三十七章·真相大白·244

第三十八章·新生命诞生·256



窗外一直是狂风呼啸不断，不多时，暴雨噼里啪啦地打了下来，一道道紫红色的闪电在灰黑的天空里咆哮。让人觉得整个大地都在微微颤抖。

略是残破的双层小楼里，冷清得异常，整日里唧唧喳喳吵闹不休的女人现今都安静地跪在房里。房间的上方高挂着一幅遗像，前设供桌，摆了菜肴果品等祭物，两旁香烛高烧。灵柩置于供桌之后。

“秀，我知道你怨，你恨，可你已经死了，人死了就应该一了百了。”老鸨脸上淡妆，年纪三十上下，黑色的头发蓬松而散乱。身着蓝底蓝龙短袖旗袍，这是一款较传统的短袖长款旗袍，旗袍领处用葫芦扣作装饰，右开襟，上面排列着颗颗精美的盘扣。她对着房中的灵柩拼命跪拜，声音让雷电惊得微颤：“秀，你就安息罢。只是个妓女命啊！我们做妓女的就得认命！”

雷声愈响愈烈……

其他跪着的女人们直直盯着那扇被风吹得一晃一晃的窗户，都瑟瑟地哆嗦到了一堆。楼梯间恍惚有声音传来，一下一下，都似乎踏在人心上。

“是不是秀回来找我们了？要不然，好端端的大热天，怎么下这样大的雨？”其中一个女人的牙齿磕得厉害，颤抖地指着灵柩，结结巴巴地说，“我听说大肚子死的女人，最恐怖。尤其是秀，她都快要生孩子，可是在这节骨眼却莫名其妙的……”她收住了声，不敢再往下说。小心翼翼地瞥了眼门口，只听

见幽长的脚步声愈来愈近，她不禁抖得更为厉害。最后竟然昏了过去。

“秀啊，莫怪，莫怪。”老鸨睏了眼昏倒在一旁的女人，然后更是死力地磕头，突然瞧见供桌上的长明灯快要熄了，她慌忙跑上前去，将油加上，对着灵柩说，“秀，别怒，我这便加上，长明灯不能熄。”

“长明灯那又怎样，你要是回来了，我倒想瞧瞧。”门突然被人猛的一脚踢开，来人一脸怒火地跑到供桌前，将长明灯摔落在地，灯火瞬间熄灭……

“人都死了，便算了吧。秀好歹也是你妹妹。”老鸨诚惶诚恐地将长明灯拾起，重新点燃，哆嗦着放到供桌上，这个女人名叫林清，可比秀还令她惧怕呢！

“妹妹？”林清脸上扯出一抹冷笑，“早在她是妓女时，我们家便不识得她了。与我更是毫无瓜葛！”她又一脸鄙夷地盯着灵柩，“活着你斗不过我，死了也更是斗不过我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老鸨小心翼翼地瞄了她一眼，压低了嗓音，“可是，当初是你将她卖来妓院，我压根就不知道她是你小妹，我若是知道，借我天大的胆，也不敢让她接客呀！”说完又埋怨似的补了一句，“我哪知道她是上海大大有名林家的人！”

一旁的妓女听着这些话，不禁面面相觑，却不敢出声半句。

窗外的闪电从天空划过，雷声，一个挨着一个，霹雳一样不断地在人头顶炸响。豆大的暴雨惩罚似的下个不停。屋内的人更为惊惧地相互搂着，身子颤得仿佛都要散开来了。

林清冷冷一笑，朝灵柩走去，望着里头静躺的秀，一字一字启齿：“是我害了你，你最信任的姐姐将你卖了，可那又怎样？林家，容不下你！”

“纵使有天大的仇，你也不应该这样害秀。说到底也是姐妹来着。虽然不是一个妈生，但也是一个爹呀！”一旁的妓女终忍不住弱弱地出声，却几不可闻。

林清手指用力地攥紧灵柩，冷笑道：“秀！你可是死不瞑目？如今我道出了事实，你可以瞑目了！”

林秀静静地躺着，双眼圆睁，似有万分不甘！肚子却大得吓人！

“血……血……”突然传来一声惊悚的尖叫声。林清只觉有东西从棺材里渗出来，滴在地上“滴答，滴答”密密响成一片。林清目光艰难地往下移，眼都合不上，攥着灵柩的手更是出了冷汗，只觉腻腻的怎么也无法动弹开。竟然有

一个婴儿的头从林秀下身钻了出来……太不可思议了，死人能生孩子？

她懵然呆了，只觉身后有些寒飕飕的，她僵硬地扭转头盯着老鸨：“你快过来，她……她……竟然生了……死人竟然生孩子了……”

“什么……”老鸨听这话脚都吓软了，目光茫然地跪倒在地，片刻后，才拼尽全身力气，大声朝灵柩哭喊道，“秀啊，你可别怪我，我知道是我不好，贪钱。可我真不是故意害你的。原谅我吧……秀，我这把老骨头可惊不得吓，秀……”

林清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坚难地将脚挪开。灵柩开始声声作响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捶打，一下一下的，让房内所有的人心都揪得死紧。

“去将那孩子取出来。”林清嗓音颤得格外厉害，可是一房的人全都吓得呆坐在地。半点儿力气都没有，谁还肯听她的？实在无法，她只得一鼓作气地冲向灵柩，齿唇颤抖地盯着林秀，“活着我不怕你，莫不成，死了我倒怕你了？不就是生孩子，哪个女人不会，你只不过死了再生。我更是不会怕这孩子！”又取来剪刀，将孩子的脐带剪断，双手高举着孩子，冷笑道，“我不怕你！”

“哇……”婴儿突然大哭起来。

老鸨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从地上爬起来，跪在了林清面前：“这孩子就给我吧，反正你也不会好好待她，就让我来弥补吧。”

“好好待她？你没瞧见这女娃也是个小贱货！夏天生的妓女，就叫她夏妓！我会让你养着她，可不是好好待她，是要她学会如何勾引男人！”林清蓦地笑了，笑得格外恐怖，双眼圆睁地盯着女娃，“你听着，以后你便叫夏妓！同样也是个小妓女！跟你娘一样，出生就注定是个妓女的命！”

“把她给我吧！”老鸨的心揪得死疼，夏妓？只是个小娃呀！怎么会有人出生便是妓女命！妓女一般是为生活所迫，她们又哪想当人人践踏的妓女？

林清将女娃扔给她，大笑着走出去：“一个让老鸨养的小娃儿，又会好到哪里去？妓女生的呀，终究也只是个妓女！老天，注定了的。”

待林清走了，老鸨才哆哆嗦嗦站起身，对着灵柩里未曾闭目过的秀，亟亟鞠躬：“秀，你安息吧。我对你所做的虽然无法弥补，但是这个女娃，我会将她照顾好。你放心吧。”又盯着怀中的夏妓，“夏妓啊，玉凤姨一辈子也没做过好事，给我一次机会……我会弥补，一定会！会好好疼你，会用生命来保护你，成吗？”

“咯……咯……”夏妓停止了哭闹，反而绽放出一抹醉人的笑容。老鸨心

下仍旧惴惴，只是对着夏妓说，“笑便好了，笑便好了啊。”

秀的眼，终……缓缓地闭上了！

这一天，旧上海下起了少未见过的雷暴雨，听说这场雷暴雨持续了三天之久。

这一天，有个女娃降生了，她有着像恶魔一样醉人的微笑，她的名字叫：夏妓！

玉凤姨以前是做老鸨的，后来养了夏妓才收山。记忆里，夏妓跟她总是东躲西藏。她知道玉凤姨是在躲那个女人，可无论她们躲到哪里。那个女人总有办法将她们揪出来！

林清？夏妓不知道她是做什么的，反正只要听到这个名字，她就会打寒战，无由来的。

林清找她们，只是为了羞辱？她总是嚣张十足地戳着夏妓，然后恶声地说：“夏妓，你的娘，是个妓女，而你，是个死人生的。将来也是个小妓女！”

她也曾拿着很红的烙，在夏妓左肩上印上妓女二个字！然后大笑着离开！

终有一次，玉凤姨再也忍不住了，趁林清训话时将她撞倒在地。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，可林清却拿藤条追着玉凤姨打，夏妓忍无可忍，用刀刺到了林清的腹部！那时的她只有八岁！

林清死了吗？她不知道。那女人要死了才好呢，大抵是死了吧！若不然，这几年怎么没见找她们？要不是玉凤姨当时紧张兮兮地拉着她逃命去，她铁定会再多补几刀！那林清必死无疑了！杀人那又怎样？要看杀的是什么人！那可恶的女人，死了也是活该！

佑大气派的厅堂上，左右两排星罗密布着荷枪实弹的卫兵，他们犹如铜墙铁壁般伫立不动。目光直直地锁着宴会上的每一个人。宴会上人山人海，好不热闹。上海滩名门望族几乎都聚集在此。

夏妓小心翼翼地端着酒盘，在场上走动。那些闺秀和太太们身上的饰品却晃得她眼睛酸疼。她目光微微瞥向宴会左边角落，正时刻盯着她的欧阳修，不竟恼火了起来。她不快地踩着步伐，只想早点送完酒，逃离这个监狱似的地方。

欧阳修，一身的戎装，令俊气的脸更添了几分气宇轩昂。他安静地坐在宴会的一角，目光随着场上的身影所移动，嘴角扯出一抹淡淡的笑意。几年了，这丫头倒是愈长愈漂亮了？

“二少，先生叫您过去。说是介绍些叔伯给您认识。”侍从官毕恭毕敬地站在欧阳修眼前，鞠躬，大气也不敢喘。二公子脾气向来诡异着呢！

修“呃”了声，浓黑的剑眉似有若无地扬了下，将眼前碍眼的人粗鲁地一脚踢开。仿若无闻般继续盯着在宴会上端酒的夏妓。

“二少……”侍从官从地上爬起，不甘心地再次唤他。

“夏妓，去将她叫来。”修玩弄着手中的酒杯，简单而直接地下令。

“是……”侍从官无奈地点头，二少的脾气出了名的不好，谁敢逆他？只得

加快步伐朝夏妓走去，低低地在她耳边吩咐了几句。

“二少！”夏妓恭敬地伫在一旁，手却死死地扯住衣角。八年前，她跟玉凤姨走投无路时，是二少求夫人收留了她。让她在欧阳家做了下人，得以三餐温饱。所以对二少，纵有万分不满，她也会毕恭毕敬！

“夏妓呀！”修故意拖长了尾声，好笑地指着她的衣角，“小心要扯破了！”

夏妓愤愤地瞪了他一眼，这家伙，怎么老像个小孩似的？她清了清喉咙，定了定神，不急不慢地说：“二少，老爷叫您过去呢，您也晓得老爷的脾气，若是您不过去，挨了老爷的骂，可不能怪我们做下人的。”

修漫不经心地“哦”了声，又低低地笑道：“那不更好？不晓得会不会罚你？我倒想瞧瞧。”

“二少……”她的嗓音提高了几分贝。

“我这就去！你再高声叫，父亲便听见了。”修起身，绽放一丝优雅的笑容。侍从官赶紧陪着他朝老爷那里走去。

越过两排人墙，欧阳修朝最尽头的房间迈步而去，脚步在门口却止住了。

“这次选总董，沐凡兄的机会应该很大才是。”公董局身为法租界最高的市政组织和领导机构。总董的位子自然是人人都想坐。

“这倒是客套话了。”欧阳沐凡摇了摇头，浅笑地晃了晃酒杯，缓缓地说，“杨全对总董似乎非争到不可，而且尚还有其他三位董事，我出任的机会微乎其微。”

“沐凡兄，听闻董局与法国领事之间一直有摩擦，领事馆那边甚至要指派董事前来董局。我看呀这事倒也是棘手，依我愚见应该找人做了他才是，晚了只怕会生祸根。”

“父亲，您找我？”

修置若罔闻推门而进，扫了眼两旁的叔伯们，低下头。这些都是父亲的“亲信”，只要他们聚在一起，便有人要遭殃了！这次会是谁？同父亲争总董的杨全？哦，那也不稀奇，父亲从一个商人爬到公董局董事这个位子，不知道已经死了多少人了。

在上海滩，没有权力办不到的事情！这是父亲时常挂在嘴边的话，也是时常要教训他的话。

“不成气的东西！连敲门也不记得了？我平时是怎样教你的？”欧阳沐凡

倒是先怒了起来，目光永远是那么冷淡而犀利。足足望了他许久，才冷冷地出声，“帮不到我也就算了，别成天只顾在外风流快活。”

“有大哥帮着父亲就够了，我再插手父亲不嫌碍事吗？”修头低得更低，又补了句，“你们那些事，自己够应付了。反正也不是什么好事！”

欧阳沐凡没出声，只是将老脸绷得紧紧。旁边的人慌忙解围：“侄儿别瞎说，整个上海法租界，谁不知道你爹的名声。出去外面打听便知道。”

修不做声，只是冷笑，那笑容看在欧阳沐凡眼里，倒格外刺眼得很！他不由垮下脸骂道：“不成气的东西！本是好意叫你进来，看来我倒是自讨没趣了。”又指门口，愤恨道，“给我滚出去！别在这里碍眼！”

“告退了，父亲。”

“沐凡兄何必跟小孩子过不去，反正都是自家人，不碍事。我们倒是说下杨全那事……”

欧阳沐凡没出声，许久，才说：“你们看着办吧，找的人要绝对可靠。”

父亲说得很小声，快出门口的修却听见了，他嘴角依旧带着那抹淡淡的笑容。

经常听到这样令人意外的事，已经变得不稀奇了。

他反手将门重重关上，里面的人瞬时便和他隔绝了，他想若是真正能隔绝了那才好呢！最好的是，那个人不是他的父亲！只是，他身上流着他一半的血！这是抹也抹不掉的事实！

夏妓急忙跑去厨房里头，用冷水狠狠地洗了把脸。那些权贵们的饰品，早就晃得她眼酸疼了。那珠光宝气、金光闪闪的东西，她终究没看习惯。

有时候倒在想，一个人身上挂那么重的金链，戴着那些珠宝，累不累？记得小时候，她偷偷拿了夫人的金链掂量了下，挺重的！她不喜欢那些东西。

“夏妓！”欧阳修从身后紧紧箍住她，嗅着她秀发里的清香。

“二少……您这是做什么。若是让夫人知道，我会被撵出府。”她的声音有丝颤抖，激灵灵打了个寒噤。试着将他的大手掰开，却丝毫动弹不了他！

这可是在厨房，让人瞧见了，那还得了？

“别说我妈，若不是我，你八年前能留下来？若不是我求妈，她早将你们赶走了，玉凤姨也早病死了！”他更加用力地箍住她，似乎想将她嵌入自己的身体，融成一体！又低声喃喃，“她可不是好心的人呀。从来就不是。除了整天打



马吊她还会些什么？”

“话是这样说没错……可是……”她不安地出声，身子在微微发抖。修满意地浅笑，阖上眼，继续箍着她，缓缓地道：“可是什么？作为救命恩人，抱着你都不肯？我都嫌这点报答太轻了。”又问了句，“你不觉得吗？”

“夏妓没读过书，大字都不识得。可是还知道什么叫男女授受不轻！”

“别说识字，我讨厌你说这两个字！”他低吼，心口仿佛被极锋利的尖刀一刺，汩汩地流出血来。

记得八年前他将她带回府时，妈曾问她，你娘是做什么的？夏妓只是直直地望着她，平静地说了句：妓女。满屋的人都让她震惊了。妈怔了半晌，再问她，可曾上过学，识过字。她也是平静地说：穷人家的孩子，没资格上学读书，字倒是识得两个，也是妓女。

他不懂，从来都不懂，一个八岁的小女孩，说那两个字时却是那么平静。她的眼竟然是那么平静，平静到让人觉得不真实，太不真实了！

“可是，我真只识得那两个字，讨厌也没法子。”夏妓仍是一脸固执，心下却微微惻然，他的手搂着她的腰，她的身子躲在他怀里，竟然是这么舒适。舒适到不想离开？她懊恼地捶着头，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？欧阳修可不是什么好人？他是色魔，是花花公子！太不应该有这种想法了。

若他知道她有这种想法，肯定会大笑地敲着她的头，然后暧昧的问她：夏妓，你莫不成是想做我的女人了？

是的，她了解他，太了解他了！八年了，怎么可能不了解他呢？

“若你再说识字，我便不客气了。”修呼吸灼热地喷在她耳旁，手微微往上移。她身子微微战栗，慌忙按住他的手，惶急地说：“我不说识字了……”

“这才乖嘛……”他的声音略为嘶哑，沉默了半晌，才说，“我很烦躁，只有抱着你，看着你。我才会感到平静。”接着又压低声说，“你知道吗？以前父亲在我眼里是多么伟大，他待人是那样地好，那样地和气。我甚至在想，能做他的儿子，是件多么荣幸的事情。是我上辈子积的福。可是如今，却不是这样了。早已经不是这样了。”

“老爷很好！待人是和气，只是二少你经常惹他不高兴，所以对你才会……”

“你不懂！”他痛苦地蹙紧眉，截断她的话，“他变了，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父亲了。现在的他好陌生，甚至让我感觉唾弃。有时候真希望自己看错了，听

错了。只是……那一字一句，字字如刺，早就刺进了我耳里。”

她低着头，手指用力地纠结衣角，比她高一个半头的二少，今天还真是奇怪。平常的他，不会说这些，虽然有时候他还是戏弄她。但并不会说这些话……今天的他，大抵是遇到什么不快的事。难道是被老爷叫去训话了？

“夏妓，赶紧出去，外面人手不够。”何总管突然闯了进来，瞧，他看见了什么！二少竟然抱着夏妓？是不是老眼昏花了？他用力地揉了揉眼，二少正用诡异而冰冷得目光瞪着他呢！

“二少！”他哆嗦着跑上前去，双腿猛地跪在地上，“我什么都没看见，都没看见。”又磕着头，哀求地说，“真的都没看见……”

“你先出去。”修松开手，神色依然自如。

“都怨你！”夏妓脸色绯红，愤恨地瞪了他一眼，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！若是让夫人知道，她铁定待不住了！到时，她跟玉凤姨，又是流落街头，无依无靠！

“二少……我当真没瞧见！”何总管的身子颤抖得厉害，牙齿都磕出声了。

“你眼没瞎吧，这也瞧不见？”修玩味地蹲下身子，用手在他眼前晃动，边晃边问，“你今天还真的瞎了？好像是看不见？”他双手重重地拍在何总管肩上，然后起身，将手插在裤袋，优雅轻笑，“原来和我一样，我今天也聋了瞎了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听不见了！奇怪得很呢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二少……”何总管哭丧着脸，“我真的什么也没看见，只是看见夏妓一个人在厨房！”

“你明白便好。若是让父亲知道了，你这双眼，只怕会真瞎，你的舌头，还真会被割掉！”修语气冰厉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去。

父亲正忙着选总董，又怎会让少爷和丫头的丑闻传遍法租界？若是知道了，传播者的下场估计是一个字。而夏妓，大抵也是死路一条吧！

“是是是！”何总管拼命地点头，那双眼盛满了惶恐。仿佛只要再说几句，他便会崩溃似的。

这充满权势的家果真不好待。别人都瞧他是公董局董事家的总管，以为可以发号施令，神气十足、八面威风。不过其中的争权夺利、钩心斗角可是旁人无法想象的。

夏妓与二少？喔！他没看到，真的什么也没看到！



第三章·暗杀

夏妓揉了揉自己单薄的衣物，十月的夜晚，却冷得吓人。不知是自己心寒，还是天气真的要转凉了。她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往家赶去。本来下人都是住在欧阳先生府里头，但因玉凤姨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，病得厉害。二少怕夫人念叨嫌弃。便在外头替她们安排了别的住处。幸好离得也不远，半个时辰便能到。

一辆黑色的车骤然从她旁边掠过，她慌忙用手遮了遮嘴鼻。这里的灰尘永远那么大。车一过，便卷起漫天的灰尘，呛得人怪不舒服。

在前面不远的转弯处，那辆黑色的车便停了下来。车里的人却没下来，似乎在等什么人。不一会儿，车上下下来几个拿着长枪的家伙。

“这是做什么？”夏妓好奇地瞥了眼，见他们手中枪尖上的刺刀闪得光亮。便不敢再往前踏一步。只是下意识地朝临旁房子的角落躲去。在上海的人都知道，遇到拿枪或打架的人便躲远一些，要是看到某些不该看的事，那全家人的性命都得赔上。

车上的人似乎等得不耐烦，咒骂道：“杨全怎么还不出现？老子等得火了。”

“应该没错，这个点经过这条路，一会儿只要车来了，便开枪。先生说过，宁可错杀，也不愿放过。”

“总之明天让他上报就是！”

“号外、号外！特大消息？哈哈。”便有人促狭地问。嬉笑声顿时响成一片。夏妓只觉耳中一片嗡嗡响，蹲着身子，死死地咬着自己的手掌！生怕自己喊出声。天呐！她听到了些什么？有人要暗杀杨全？那可是法租界的名人！听说他跟法国领事都是平起平坐。也是公董局的董事之一，连欧阳先生都要忌惮他几分呢！

紧挨着，她听到了枪上膛的声音，密密集集的枪声蓦地响彻夜空。她完全惊骇了！竭力地强迫自己镇定，大气都不敢喘。只是使力地从指缝间吸着凉气。半晌，确定没有任何响动了，她才颤巍巍地站起身。小心翼翼地望了眼转弯处！

没车了，没人了，没声了！

“还好！”她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，然后朝前跑去。在转弯的对面，看到一堆人中枪倒地，那些腥红而黏黏的血流了满地。

“不关我的事！不关我的事！我什么也没看到！我只是路人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听不到。”她弱弱地出声，合着双手，对尸体拜了又拜！

“小姐！救我……”有个人似乎没死，从死人堆里翻了出来，踉跄着身子走到她面前。

“你……”她捂着嘴，不敢吭声半句，手指颤抖地指着他，上下打量。

“小姐……救我！”他捂着发疼的胳膊，声音微喘地说，“我中了弹！流了很多血。求小姐送我去医院。”若不是手下护着他，说不定，他早见阎王了。

“你是不是……快死了？”夏妓睁大眼，低低地问了句，又松开手，傻呵呵地笑道，“瞧我，都傻了，你正活生生地站着呢。我赶紧送你去医院！”她又想起了事，不由绷着脸道，“看你这模样，应该有四十好几了吧，你活了几十年，自然不在意，可是我还年纪轻轻，有家人。送你去医院是可以的，但你要记住，没有见过我！我也不管你是谁，反正救人一命，终归是好的。也不能见死不救吧。”

话完，便将他衣服上的袖子用力扯下来一段，替他将伤口处紧紧绑着。

“小姐当然是为了自身安危，我懂。在上海，人人自危！小姐今日救我一命，日后定有好处！”他脸色惨白，语气急促地许诺。

“得了吧，你得罪了人，都死到临头了。我可不希望能有什么好处。别将我



与家人拖下水，就谢天谢地了。”夏姣扶住他，朝医院走去。却忽略了，身后有双眼冷冷地旁观这一切。

“亏我还为你担心，你倒好。跑来救人！”欧阳修盯着她的背影，哭笑不得地说，“救人还怕别人知道？笨丫头，你救的可是名震上海的杨全。别人又哪会不知道你？”他转身，悠闲地往家里走去，声音微轻地说道，“总有一天，我会为了你这个笨丫头，连命都丢了！连命都丢了呵！”